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拉 萨 尔 言 论

(供批判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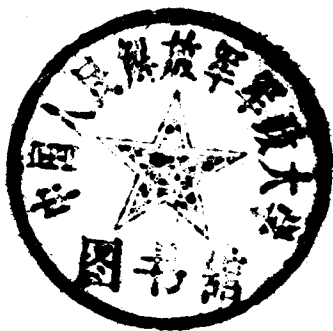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拉 萨 尔 言 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本书是供批判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拉 萨 尔 言 论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5印张 437,000字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75 定价 1.70元

内 部 发 行

620608/2
18
16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说 明

为了适应批判修正主义的需要，我们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编选了这部丛书，按人或按专题分册出版，每册书都有编者加的前言、按语，并根据需要附有年表或其他参考资料。

材料的选择和编译，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机会主义的鼻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头子，混入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和工贼。拉萨尔主义是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严重地阻碍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危害作用。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揭露拉萨尔的反革命面貌，有助于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此目的，我们编辑了这本《拉萨尔言论》。

(一)

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拉萨尔时指出：“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①。恩格斯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拉萨尔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他投机工人运动的反革命目的。

拉萨尔（1825—1864年）生于德国布勒斯劳市一个犹太富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9页。

家庭。他生活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德国工人运动兴起的时期。

德国资产阶级是按照普鲁士式的道路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它开始兴盛时，欧洲其他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已经开始衰败，欧洲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斗争舞台，为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了。它被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吓破了胆，可是又想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来压制封建势力；它想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打倒封建专制制度，同时又害怕自己被无产阶级所打倒。最后，它向封建社会寻求同盟者，并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①，它甚至没有取得政治统治“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它“以奴婢的身分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因此，马克思愤慨地指出，“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②

软弱、妥协、投机和背叛，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拉萨尔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成员。他一生的反动思想和反革命活动都打着这个阶级的烙印。

拉萨尔早年曾在柏林大学研究哲学，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至死信守不变。

1848年革命以前，拉萨尔还根本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只是由于充当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的律师而出了名。他为了这场声名狼藉的官司，采取了最无耻的手段，并且和最无耻的人勾结在一起。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拉萨尔抱着投机的目的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和3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1页。

加了革命。他在莱茵地区杜塞尔多夫参加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的政治活动，同马克思领导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并于同年秋认识了马克思。但他当时实质上就已经是个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他同马克思主张依靠革命群众彻底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路线截然对立，轻视人民群众，而寄希望于国民议会。他把君主立宪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立宪国家是普遍精神的表现，是人民总意志的表现，人民代议机构就是这种意志的体现”。他只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跟着喊了一些革命口号而被牵连入狱，捞取了“革命者”的称号。

1848年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而失败，欧洲进入长达十年的反动年代。在这期间，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盘剥致富和投机牟利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社会。资产阶级分子拉萨尔在反动年代一方面大搞证券投机生意，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供养下过着糜烂的贵族生活，同时大搞政治投机和学术上的招摇撞骗。

拉萨尔竭力在工人中间把自己打扮成老革命家，利用马克思为了解德国情况同他保持的通信关系招摇撞骗。1850年他企图钻入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科伦共产主义者认为他“坚持贵族原则，而且在争取工人的共同福利的斗争中没有表现应有的热情”，拒绝接纳他。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工人的揭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①

1855至1858年，拉萨尔先后奴颜婢膝地向柏林警察总监和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普鲁士亲王上书哀求，以不做革命者为条件，得到恩准移居柏林，为地主资产阶级著书立说。1858年他炮制了一部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33页。

学》，从此便以大学者、大思想家自居，并以此为进身阶向德国反动社会各方面阿谀奉承和鞠躬致敬，力图挤入上流社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欧洲的政治活跃。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1848年革命没有解决的德国统一问题又提上历史日程。拉萨尔猖狂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革命的道路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路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时“他完全属于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政党”^①。

1859年初，拉萨尔抛出反动历史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借古喻今的手法宣传他在德国的革命和统一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主张。他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鼓吹农民和贵族的联盟；他不去表现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而美化骑士首领济金根，把他描写成革命英雄，把他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智力的过失”和“外交的错误”，借此来为害怕工农、叛卖革命致使1848年革命失败的资产阶级开脱罪责；他否认人民群众在德国革命和统一中的作用，宣扬在普鲁士王朝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反动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谴责的那样，拉萨尔同他歌颂的济金根一类没落贵族阶级代表人物一样，“自以为是革命者”，“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②

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拉萨尔盗用“革命政党”的名义出版《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打击妄图阻止革命的法俄同盟和摧毁欧洲反动统治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他冒充革命工人阶级代表，把自己打扮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

民族解放运动的拥护者，实际上则主张大国、强国有征服小国、弱国的权利。他替路易·波拿巴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维护普鲁士王朝的利益，支持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的在战争过程中发展人民力量，埋葬一切反动王朝的革命方针。他猖狂地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展开激烈的斗争，指出他是个“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①，写信谴责他是在支持自由派市侩的“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②，警告他如果以党的名义讲话，就公开谴责他。

在福格特问题上，拉萨尔扮演了卑鄙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意大利战争问题上的无产阶级立场引起阶级敌人的恐惧。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的雇佣走狗福格特恶毒诽谤马克思和他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妄图从道义上毁灭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一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③，必须坚决给以反击。拉萨尔则“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④，为福格特百般辩解，极力阻挠马克思反击，甚至要马克思向福格特公开道歉，企图使马克思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己切断自己的咽喉”^⑤。马克思愤怒指出，这是拉萨尔“同福格特合搞的一个密谋”^⑥。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彻底揭露了福格特的反动面目，同时不点名地批判了拉萨尔。拉萨尔见势不妙，便玩弄两面派手法，向马克思表示承认错误，从而再次逃脱了对他的公开揭露和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1页。

② 同上，第29卷第615页。

③ 同上，第30卷第23页。

④ 同上，第29卷第494页。

⑤ 同上，第30卷第24页。

⑥ 同上，第11页。

在 1860 年开始的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宪法冲突”期间，拉萨尔大耍政客手腕，一方面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同时又向普鲁士王朝献媚。为了配合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这期间拉萨尔写了一系列哲学著作，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罗生克兰茨的逻辑学以及黑格尔体系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既得权利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意义》等，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历史唯物论，鼓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点，反对德国人民通过破坏现实来完成自己的民族事业，主张精神和现实世界“最深刻的调和一致”。这些反动哲学观点构成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欧洲和德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德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经过 1848 年革命锻炼之后，德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不满于组织上依附资产阶级政党，要求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1861 年，德国莱比锡先进工人首先提出建立工人独立政治组织的建议，并为实现这个目的展开了活动。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萨尔，为了达到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开始积极投机工人运动。他冒充工人运动的理论家，标榜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发表了《工人纲领》，对《共产党宣言》加以卑劣的庸俗化和粗暴的歪曲，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仁爱”、“和解”，为他篡夺工人运动领导权和引诱工人投降普鲁士王朝作舆论准备。

拉萨尔还妄图利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威望来实现他篡夺德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野心。早在 1861 年 3 月，拉萨尔就向马克思建议，在柏林共同创办一份报纸来指导新兴的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认为让拉萨尔“坐在那里当主编”，“他自

然会马上使报纸具有党的机关报的性质，而我们将不得不为他的**一切蠢事**承担责任，并且使我们在德国的地位还来不及重新争得以前又遭到破坏”^①。马克思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粉碎了拉萨尔的阴谋。

1862年7月，拉萨尔到伦敦会见马克思时又提出了“共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并谈了他准备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的机会主义计划，遭到马克思的当面谴责和批判，指出：“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②。马克思认为同他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同他搞政治合作”^③，又一次挫败了拉萨尔的阴谋。拉萨尔看到对马克思无法施展阴谋伎俩，便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马克思和他所代表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同拉萨尔断绝了关系。

1862年底，德国工人着手筹建自己的独立政党。德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引起地主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它们都力图控制和利用新兴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出现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情况”。^④德国资产阶级想方设法拉拢工人，妄图继续把工人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封建独裁统治的力量。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也积极染指工人运动，妄图收买工人阶级来箝制资产阶级。还在1862年9月，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一上台，便加紧推行普鲁士王国政府的波拿巴主义反动社会政策，用反革命的两手对付工人运动。他一方面镇压工人的一切革命行动，同时又收买工人阶级来对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6页。

② 同上，第31卷第454页。

③ 同上，第30卷第272页。

④ 同上，第16卷第76页。

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己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末这岂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①

基于这种反动政策，在德国工人筹建自己的独立政党时，俾斯麦就派了一个叫做艾希勒的普鲁士政府特务打进工人运动。这个特务伪装成柏林工人代表，混入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他在工人中间宣扬，俾斯麦是可以争取来实施普选权的，俾斯麦愿意拨款六万到八万塔勒为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但是，德国工人揭穿了艾希勒的特务面目，把这个明显的俾斯麦的走狗驱逐出工人运动。俾斯麦需要更隐蔽更狡猾的代理人打入工人运动，来推行他的反动社会政策。

拉萨尔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识到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策终究也代表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它“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②。于是，他甘心情愿充当俾斯麦的走狗，突然改变了方针，开始了他在工人中的鼓动工作。他适应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策的需要，拣起俾斯麦的特务艾希勒向工人兜售的普选权和国家帮助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社会主义理论，用一些所谓革命的词句加以乔装打扮，用糖衣把艾希勒贩卖的毒药包裹起来，作为医治社会病症的救世良方，重新奉献给工人，毒害德国工人运动。

拉萨尔玩弄了各种阴谋诡计，迫使筹建工人政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正式函请他就工人运动的方针发表意见，趁机炮制了他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作《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要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09页。

把它奉为“运动的正式宣言”，并窃取了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职位，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竭力利用窃取的职权，把工人运动出卖给俾斯麦。

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之前，拉萨尔就同俾斯麦直接勾结，进行密谈，鼓吹建立反动的社会君主专制，答应要使工人阶级服从国王的独裁统治。在以后同俾斯麦的秘密会谈和通信中，他向俾斯麦表示“特有的忠心”，为俾斯麦出谋划策，建议俾斯麦颁布普选权，“在道义上征服德国”，以防止“发生暴动和起义”。到了1864年，他就公开要求工人在资产阶级和王权的斗争中站到王权一边，吹捧普鲁士王国是“人民的王权”，宣扬国王答应实施普选权和通过立法“解决工人问题和解救工人的困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拉萨尔“存心要把工人政党出卖给俾斯麦”，“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①。内奸、工贼拉萨尔的这种叛卖活动受到了普鲁士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赞扬。拉萨尔自己也声明他同俾斯麦“观点的一致”，宣扬他的学说不仅“争得了主教们的承认”，而且“也争得了国王的承认”。这充分说明，拉萨尔主义是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政策服务的，是俾斯麦政策的产物。

拉萨尔的叛卖投降活动和向普鲁士王朝献媚的反革命行为引起了革命工人的强烈不满。联合会成立才一年，内部就形成了以瓦耳泰希等人为首的反对派。他们提出改组联合会，剥夺拉萨尔的独裁权力，制止他向俾斯麦献媚，并准备在马克思的帮助下清算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拉萨尔感到阴谋败露，面临被揭发的危险。1864年8月，他为争夺一个贵族的未婚妻进行决斗，中弹而死，结束了这个叛徒、内奸和工贼可鄙的一生。

概观拉萨尔反动的一生，可以看出，不管他如何冒充工人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0和48页。

的代表和如何辱骂资产阶级而向普鲁士容克地主献媚，他仍然是德国资产阶级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一个忠实卫道士，是混入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自己毫不含糊地公开表白，他“属于有产阶级”，“不会反对我所隶属的那个等级”。他在工人中进行鼓动，是为了“及时地打开阀门来扑灭爆炸”，不许发生“粗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不让出现“六月战斗的可怕景象”，从而“阻止汹涌澎湃的波涛淹没那由个人意志所耕种的真正的既得权利的土地”。

拉萨尔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破坏工人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保存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这就是拉萨尔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一生活动的目的。

(二)

拉萨尔究竟提出了些什么谬论来欺骗工人呢？拉萨尔主义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他在六十年代初抛出的《工人纲领》、《公开答复》、《工人读本》等著作中，把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提出了一整套机会主义理论、纲领和路线，其主要内容如下：

铁的工资规律的理论：这是拉萨尔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工资理论而杜撰的一种反动经济理论，是拉萨尔学说解决工人问题的“出发点”。他以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为根据，用人口的绝对数的变动来解释工资的变动，用人口的自然繁殖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把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说成是“自然规律”。他宣称：“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限制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拉萨尔企图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

中无产阶级的贫困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关系，把资本家剥削工人造成的失业和贫困归咎于工人本身，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罪行；

全部劳动所得的理论：这是拉萨尔为了欺骗工人而提出的反动的分配决定论。拉萨尔为了维护雇佣劳动制度，闭口不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他否认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把分配看成是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因此，他主张只要使工人成为自己的企业主，那时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区分就会消失，就可以把“全部劳动所得给予工人”，“把全部企业赢利在工人中间进行分配”，这样不仅全部劳动产品，而且原来归资本家所有的全部收入都会“落入工人的口袋”，这样也可以废除所谓“铁的工资规律”；

国家帮助合作社的理论：这是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中心点。拉萨尔认为，只有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使工人成为自己的企业主，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而建立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只有国家才拿得出。拉萨尔从超阶级的国家观点出发，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为一切人而存在的。因此，他主张可以由普鲁士国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干预，只要普鲁士国家拿出一亿塔勒来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逐渐为全德国工人的解放开辟道路，使工人摆脱穷困；

争取普选权的理论：拉萨尔认为，要使普鲁士国家出资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就必须争取实行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只要工人争取到了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变为“自由国家”，然后这个“自由国家”就会把用于战争的钱拿来建立生产合作社，从而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因此，拉萨尔宣称，普选权不仅是工人的政治原则，而且是工人的基本社会原则；

建立合法组织的理论：这是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改良主义路

线而提出的机会主义组织原理。拉萨尔认为,要能争取到普选权,就必须建立一种和平和合法的宣传团体:“全德工人联合会”。他参与起草的联合会会章第一条就规定:“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道路,特别是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取得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进行活动”。拉萨尔主张,“联合会中优秀的资产者会员越多越好”,“将吸收有产阶级中大量的能干分子入会”。这说明,拉萨尔尽管表面上支持德国工人建立一个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强大的、独立的”党,实际上他是要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体取代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反动的一帮理论:这是拉萨尔为了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而提出的反动策略原理。他混淆阶级阵线,反对工农联盟,一贯攻击深受地主贵族压迫的农民和反对封建主的农民战争。他诬蔑农民运动“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反动的”,咒骂农民战争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本身”一样是反动的。后来他在工人中宣传鼓动时,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进一步提出了“反动的一帮”的思想,认为同工人政党相比,“其他一切政党都是落后的和反动的”。

概括来说,这就是拉萨尔主义作为一种“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①的主要内容。它的中心点是由普鲁士国家帮助合作社和争取实施普选权来解决工人问题。拉萨尔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各种演说和小册子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这些反动主张的。正如拉萨尔自己所供认的,他的著作的每一页都是宣传一个思想:“通过立法的干预解决工人问题,为此目的,通过实施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获得立法权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6页。

(三)

拉萨尔主义的要害,是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来建立“自由国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拉萨尔对这些反动理论的论述彻底暴露了他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集中地反映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

一、国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拉萨尔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同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拉萨尔对国家则充满了忠顺的信仰,他作为黑格尔的一个忠实信徒,始终矢忠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点。他象黑格尔一样,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伦理的、超阶级的组织。他认为历史是“理性和自由的发展”,国家是“道德意志的体现”,是“普遍精神在外部世界的实现”。根据这种唯心史观,拉萨尔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认为国家是为了“实现人类走向自由的发展”而建立的机构,“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他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仁慈的”机构,是调和矛盾的机关。他反复强调,“国家是由个人统一和结合成的一个道德的整体”,是“整个民族的共同体”。他还要扩大国家的概念,“使国家成为实现人类一切美德的制度”,而这种美德制度是“通过一切人和为了一切人”而存在的。拉萨尔赋予这种超阶级的国家以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使命:国家“要扶植人性的幼芽,就象它有史以来就曾这样做了、而且将永远做下去那样,要作为为一切人而存在的机关把一切人的状况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拉萨尔